

目 录

打 虎

两 个 队 长

买 药 记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6

讲故事

讲故事 ⑥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6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¹/₄₅ 印张19¹/₄₅ 字数29,000

1965年3月第一版

1965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0,000

统一书号：T10103·285 定价：(4)九分



蔣柏良 編 管玲緹 整理

故事发生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。

在杭州到长兴的公路旁，有一个小村子，叫邱家村。邱家村前面是公路，后面靠竹林。村里有十七、八户人家，是旁山公社的一个生产队。

立春以来，这里一连下了好几天鹅毛大雪，到昨天刚刚停落来。这几天正是过春节，队里家家户户喜气洋洋。小孩子穿红着绿、眉开眼笑，交关高兴。今朝，生产队左面的晒场上，积雪已扫得干干净净，围着很多人在看热闹。看啥热闹？原来大队俱乐部送节目上门，演出民间舞蹈“荡湖船”。

鑼鼓声刚刚开场，突然南边大竹林里传来一阵喊叫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这一来，鑼鼓馬上煞住，許多人一齐朝大竹林奔过去。只见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小孩子，脸孔煞白，一边喊“救命”，一边慌慌张张从竹林里逃出来。大家問他：“阿春，啥事体？啥事体？”他已吓得話也說勿出来，用手指指竹林，只說：“有……有老虎！”

大家一所有老虎，心里很奇怪。有的說：“老虎住在深山里，这里一无高山，二无森林，哪里会有老虎？”有的說：“邱家村从来没有见过老虎，莫非是阿春白日做梦了！”正在議論的辰光，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木匠邱老头。他刚才陪女婿沈鉄柴在屋里吃酒，听说竹园里有老虎，就放下酒杯同女婿赶出来。他上前說：

“讲起老虎，大家勿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。我想起在小时候，有一年也下好几场大雪，村里来了一只豹子虎，伤了几个人……”邱老头还想讲下去，只听见“嗚……”竹园里传来一声虎嘯。随着这声虎嘯，竹叶子便“嗦嗦”地落了下来。这一来，大家才相信真的有老虎了。

那末老虎到底从啥地方来的呢？原来离邱家村廿多里地方，有一座高山，叫煤山，煤山山深林密，山窝里有老虎。因为正月里一連下了七、八天大雪，雪盖煤

山，老虎在山上吃不到东西，下山来觅食，一走两走，便迷途在邱家村里了。

邱家村出现了老虎，消息一传开，家家户户忙把门窗关闭，猪羊全都关了起来。这辰光，六七个年轻力壮的社员，已拿了扁担、锄头、木棍赶来，准备打虎。带头的是老木匠的女婿沈铁柴，他背了根大木棍走在前面。老木匠忙拦住：“铁柴，不能去，不能去！”沈铁柴说：“勿要紧，勿要紧！我力气大。”后面的五个年轻小伙子，也捋捋袖子助威：“进去好了，我们人多力量大。一定捉只活老虎出来给大家看看。”这些年轻人拿起木棍、扁担，正要涌进竹园的辰光，突然后面传来一阵喊声：“不能进去！不能进去！”大家回过头，只见大队陈支书，一边喊一边跑过来。陈支书一跑到，马上问情况，大家都说不清楚。这辰光阿春见有这许多人，胆子也大了，才把刚才遇虎经过，一五一十讲出来。原来昨天晚上阿春家勿见了一头老山羊，今天一早阿春到处寻，寻不见，后来便寻到大竹林里去。越走越深，只听见竹林里有“嗦嗦嗦”的声音，他以为羊在里面，便“阿咩！阿咩！”呼过去，走几步，看到地上有一滴一滴鲜血，心里害怕，抬起头，只见离自己二十步路的地方，站着一只五、六尺长的花斑猛虎。阿春吓出一身冷汗，连奔带窜逃了出来。陈支书听阿春讲完，知

道是一只蛮大的老虎，决不可轻举妄动，便叫大家一起来研究对付的办法。

现在消息越传越开，其他大队的许多社员，也都赶来了，一时，公路上、村口头，都拥满了人。

陈支书正在和大家商量，忽然从公路边传来一阵呼声：“解放军来罗！好啊！解放军来罗！快让条路啊！”村里的社员，听见公路上喊有解放军来了，勿晓得来了多少，心里高兴啊，都争着赶到公路边去。一看末，只来了一个。只见这位解放军，在大家的欢呼声中，象箭一样从公路上窜到了村口。他身背背包，右肩背一支冲锋枪，左肩挂着子弹袋，矮个子，配上一张圆兜兜的面孔，看起来倒有点象个“大姑娘”。他是啥人？他叫高大良。在公安部队担任副班长职务，今年二十三岁，共产党员，一九六二年入伍。今天，他因公出差，完成了任务，乘汽车回去。车子通过邱家村的时候，司机看见公路上都是人，开勿过去，就停了下来。高大良想，一定发生什么事了，背起冲锋枪、背包，下车一问，才知道邱家村出现了老虎，便一口气赶了过来。

这辰光，陈支书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也已经迎出村口。高大良走上去向陈支书行了个军礼。陈支书紧握他的手，只喊一声：“同志，你来得好！”连姓名也没有问，就介绍起情况来了。现在，大家的目光，全都集中

在陈支书和高大良身上。高大良心里很激动。他說：

“陈支书，乡亲们！我是毛主席的战士，人民的子弟兵，为民除害，是我份內之事。”高大良一說，引得全场一片欢呼。許多社員都捏紧拳头，要求与解放軍同志一同去打虎。但这許多人去打一只老虎，怎么打法呢？

陈支书招呼群众赶快靜下来。高大良抽这空隙，轉过头向大竹林方向观察了一番。一眼望去，那竹林密密麻麻，約有三十亩田的面积。竹林旁有道士墙，紧靠着村东面的第一排房屋。房屋离开竹林，只有十几步路。这好比黃鼠狼躲在鸡棚角，老虎就在身边。再看看场上，人越聚越多，这样对使用冲锋枪，有很大困难。高大良考虑一下，朝前跨上一步，向陈支书提出了打虎意見。經過一番紧急商討，陈支书拉着高大良，跳上土堆，对大家說：“同志们！大家都愿意去打老虎，这种精神很好；但打老虎的人不能太多，太多了反而不好打。我們馬上要組織一个打虎小组，开始行动。现在要求大家赶快退到公路那边，以免发生意外！”陈支书話音刚落，

“好！退开！”嘩……人群象潮水一样，都向公路边退了过去。现在，场上除陈支书和高大良外，还有六、七个年輕的社員留下来，他们拿着鉄鎬、鋤头、土枪，坚决要求参加打虎小组。陈支书让高大良挑选了其中三个，参加打虎小组，其余的人，叫他们到外边去維持秩

序。这三个人，一个就是老木匠女婿沈鉄荣；一个叫潘有木；一个叫叶阿法。陈支书把他们三个人向高大良作了介绍，接着说：“我也算打虎小组的一员。”高大良说：“支书你勿能去。你是大队的领导，这样危险的地方，一定不能去。”陈支书说：“正因为我是领导，我就更应该去。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地形熟悉，一道去有好处。”高大良再三劝阻，劝阻不住，包括陈支书在内，打虎小组决定由五人组成。

正要开始行动的时候，高大良卸下冲锋枪对陈支书说：“支书，这支枪是部队发给我的，今天用它来为民除害，我高大良一定尽最大的力量。但老话讲：‘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’假使我有个失手，被老虎咬伤或者牺牲，这支枪就交给其他的同志，继续完成这个任务。在打死老虎后，请你再把它交还给我们的部队。并请你转告首长，我已经完成了出差任务。”陈支书听了，紧紧握住高大良的手，心里十分感动。这时，隐隐地听见竹林里有老虎的啸声。高大良迅速把使用冲锋枪的方法，向大家讲了一遍，便向竹林进发。

五个人来到了竹林东面第一排屋前。按照高大良的计划，叶阿法守在外面，防备老虎窜出竹林，伤害社员。潘有木从右边进竹林，沈鉄荣从左边进竹林，他自己和陈支书从正中偏左方向进竹林，包围圈由大而小，

逐步紧縮。高大良为啥这样部署呢？一、因为三面包围，容易发现老虎，而且比較安全；二、正中偏左方向，是邱阿春遇虎的地方，这个方向发现老虎的可能性比較大，而且退路不便，更有危险，应当自己来担当。陈支书和高大良再三关照大家，在行动时一定要加倍小心。說完，便分头进入竹林。

且說中間一路，高大良和陈支书进了竹林，高大良坚决不让陈支书走在前头，要陈支书起碼离开自己十步路，以保証安全。沒走多少路，只听得“嘣”从右面传来了一声土枪声。随着枪声，“呼呼！”便是一陣虎嘯。高大良叫了声：“陈支书当心！”馬上轉过身向右边冲过去。那末这一枪是啥人打的呢？是潘有木。原来潘有木从右边穿进竹林，东张西望，边走边寻，轉过一个土堆，朝前一看，“啊呀不好！”一只花斑猛虎，就横站在他的面前，离开只有十几步路。其实，这辰光老虎还没看见他。潘有木心里一急，急忙举枪射出去。沒有打中，子弹只在老虎尾巴上擦了一下。这只餓煞老虎，昨夜吞了一只羊，还不够塞塞肚肠角落。现在听到枪声，立即轉过身体，“呼！”扬起前爪，朝枪响的方向扑过来。那末有沒有扑到潘有木呢？沒有。因为老虎轉一个身比較慢，要費好几秒钟，等它扑过来，啃啃嘴，銼銼牙，前爪落地的时候，潘有木老早不见了。老虎扑

了一个空，回转头，到处寻找。这辰光，左边的沈鉄荣，正向右边搜索过来，听到“噔”的一声枪声，声音来得格近，赶紧朝枪响的地方奔。这一回，老虎与沈鉄荣刚刚成一个正面，而且是老虎先看见沈鉄荣的。等沈鉄荣看见老虎，开枪已经来不及了。只听得“呼”一声狂嘯，老虎已经凌空而下，前爪抓着他的面孔，“嘶”一声，一块肉抓起，血“噔噔”的流出来。这辰光，高大良和陈支书已经赶过来，大约相隔二十步路光景，眼看老虎已扑住沈鉄荣，高大良高喊一声：“开枪了，大家快躲开！”但当他双手举起枪的辰光，“啊呀不好！”老虎、沈鉄荣和自己恰好成一直线。手里握的是冲锋枪，冲锋枪杀伤力很强，只要一开枪，人、虎必然同归于尽。高大良见不能开枪，马上拨开竹子，一个箭步向前窜过去，想自己去引住老虎，以救沈鉄荣。可是来不及了，老虎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，要咬沈鉄荣。高大良用足力气大喊：“快蹲下，架枪！架枪！架枪！”沈鉄荣这辰光有没有看见老虎已经咬下来呢？看见的，但是想不出办法对付。现在听高大良叫他架枪，心里一亮，连忙双手把土枪向上一架，身子一蹲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得“格格格”几声，老虎已把那支土枪咬成三段。沈鉄荣流血过多，支持不住，“噔”一声，昏倒在地上。这时，高大良已窜到老虎附近。只听得“噔！”又

是一声枪响。那末这枪声啥地方来的呢？是土墙上打来的。土墙上又怎么会发出枪声呢？原来刚才潘有木在右边打了一枪，就赶紧奔到外面去装火药、铅弹，装好之后，便爬到土墙上面，一看，只见老虎已经扑住沈铁荣，高大良又不能开枪，而自己却和大家成一条横线，为了救沈铁荣，就向老虎后腿打了一枪。老虎后腿吃着一枪，兽性大发，回转头，“呼——”一声，腾空而起，“嘩——”一窜窜过了土墙，一股风把潘有木带到了墙下。这土墙究竟有多少高？有一人一手高。高大良不防有这个变化，见老虎窜出墙去，恐怕伤害群众，心里急啊！急忙赶到墙边，右手握住冲锋枪，左手往墙上一攀，一纵身，踏上半道土墙，把冲锋枪墙上一靠，右手扣动扳机，“突突突”一个点射。由于单手发枪，三发子弹只有一发打中虎腿。因为没有打中要害，老虎一个打滚又腾空跃起，扑回竹林。这时，陈支书正从竹林边穿过来，扶起沈铁荣想走，抬头一看，老虎已窜回竹林，向自己方向直扑过来。陈支书见沈铁荣伤势这样重，再也不能让老虎有一点伤害，便“扑”一下，伏在沈铁荣身上，用自己身体护住他。这辰光，高大良早已跳下墙赶过去，一见眼前的情形，心里急啊！便连蹦带窜，纵到老虎后面，用足全身力气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举起冲锋枪枪托，“叭”，对准老虎屁股猛敲一记。这

一記的確厉害，老虎从屁股一直痛到心里，再也顾不到前面，豎起鋼鞭一般的尾巴，脚一扫，“嗵”一个轉身，只听得“克克克”，一排竹子統統扫断；地上的石子，也“沙沙”向两边分开。这辰光，高大良早已向旁边閃开。老虎轉身后，看到穿黃衣服的高大良，便照准目标猛一下扑过来。这次，高大良向沈鉄荣相反方向一闪，老虎又“呼”一下朝他扑了过去。高大良連忙往下一蹲，老虎从高大良头上窜过，扑了个空。高大良见果然引住了老虎，心里非常高兴：他用右手往地上一托，左手抱住枪，一个虎跳，站了起来。这边，陈支书趁这空档，馬上背起沈鉄荣，送出竹林。高大良看到陈支书与沈鉄荣已經离险，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放落。

现在竹林里只剩下高大良和老虎，这只老虎两次扑空，把身子一抖，毛都豎起，身体鼓得象草蓐，大发虎威，两只前爪在地上按一按，又騰空而起。高大良正想閃开，老虎已从半空中窜了下来，一只前爪扑到了他的身上，“沙”一声，身上棉軍装被撕得粉碎。这次，高大良和老虎面对面，看得交关清楚。只见老虎一对眼睛，血血紅，大得象銅鈴。嘴巴张开，露出四只獠牙，八只小牙，象十二把鋼刀，向自己头上咬落来。高大良两只眼睛一眨也不眨，盯住老虎，只把身子略略往下一蹲，两手握紧冲锋枪，枪口对准虎头，食指扣动扳机，

“突突突……”五发子弹打了出去，不左不右，都打中脑壳。老虎向前一冲，“嗚”的一声，血从嘴巴里噴出来，“达耳——呈！”攢倒在血泊里。

陈支书将沈鉄荣送出竹林，馬上赶回来。哪晓得刚刚赶到末，只听见“突突突”几枪，老虎被高大良打死了。

这辰光，潘有木刚刚爬上土墙，一见老虎已被打死，便大声喊起来：“老虎打死了！老虎打死了！大家快来呀！”外面的群众，一听老虎已經打死，便从四面八方“嘩……嘩……”向竹林涌过来。大家把高大良高高抬起，欢呼不停。一时，邱家村围得水泄不通，大家爭着要看看这个“活武松”。

过一歇歇，死老虎被七八个年輕力壮的小伙子拖出来，倒吊在一棵大树上，大家围住老虎，你一把，他一把，爭着拔老虎毛。有的把老虎胡須拔下来，有的拖住老虎尾巴，“嘖！啪！”打几下。这辰光，陈支书要木匠邱老头敲下一只老虎獠牙，亲自送到高大良面前，說：“解放軍同志，你真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。今天你英勇机智，为民除害，这种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，是我们全体社員学习的榜样。现在，我代表这里全体社員，将这只虎牙送给你留作紀念。”陈支书的聲音刚落，大家“嘩……”一片欢呼。紧接着鑼鼓“鏘 咚 鏘 咚”敲起

来，敲得交关闊猛，大家热烈庆祝这次打虎的胜利。

（嘉善县文化馆供稿）

附 記

《打虎》是在一件真人真事基础上改編的。故事通过战士高大良为民除害这一中心事件，歌颂了解放軍战士的英勇机智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。

故事中主要人物高大良，他是在党教养下成长起来的、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战士，他能够在任何场合下都自觉地考虑到人民的利益，革命的利益。比如一听见出现恶虎的消息，就奋不顾身的赶来；积极策划打虎办法而又绝对尊重和服从当地的领导；行动前对陈支书的一段交待；以及引虎近身为别人解危等等细节，都是他高贵品质的表现。在讲好高大良这个主要人物的同时，也不要忽视了集体打虎的作用。陈支书作为当地党的领导，他的深谋远虑、全面安排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掩护受伤社员等闪烁着思想光辉之处，都要注意突出起来。

打虎一节，是故事的高潮。要将每一回合分清层次，环环扣紧。既要节奏紧凑，而又干净利落，切忌拖拖沓沓，拉得过长。



两个队长

唐 彩 生 改 編

嘉善县文化館 整理

今天讲的故事叫《两个队长》。在东庄生产队里有两个队长，这两个队长一个是阿叔，一个是阿侄。阿侄是正队长，叫李鎮起，今年三十开外，生得来又高又大，十分魁梧，做起生活来猛打猛冲，样样事情总归走在社員的前头，处理問題大公无私。虽然面孔端方，浓眉大眼，但是这张嘴巴經常带笑，待人态度和善，加上执行队里制度，非常严格，因此很得社員的敬重。比方上半年，他丈母娘的四只鸡吃了小队的种子谷，他定要按照队里的制度，叫丈母娘照損失賠償。阿叔是副队

长，叫李全有，今年五十多岁，长得来矮墩墩，因为脱落一只門牙，活象个老太婆。做事体也象老太婆一样，欢喜这边摸摸，那边摸摸，勿大爽脆。真可以说树叶落下来也怕砸破了头。但是对集体倒也蛮关心，因此大家叫他“老好人”。

今朝已经是十二月底，接近春节，生产队里正在大积肥料。李鎮起出去运粪去了；李全有还在屋里厢东摸摸，西摸摸。磨了一歇，拿一把铁锹，背在肩上，准备到春花田里去开沟。正在要跑的辰光，老远听见一个小青年在喊：“捉牢两个贼骨头，捉牢两个贼骨头！”

李全有朝門外一看，见喊的人是小队里的記帐員刘快乐。連忙問：“快乐，偷啥东西？”刘快乐手里牵住两只山羊，嘴巴朝这两只羊呶了一呶：“喏！就是这两个家伙，吃北面‘三亩头’上的麦。”副队长一看，这两只山羊，肚皮吃得来象冬瓜，嘴皮铁青。喔唷！看起来已经吃掉勿少的麦啦！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，眼看它越长越好，怎么好让羊去吃掉。心里头蛮火，正想批評几句，再仔細看看这两只羊：啊！这两只羊勿是三孀娘屋里的嗎？話便讲不出来了。为啥？因为三孀娘是这个队里出了名的“硬貨”，大家见她都怕。論本事倒也勿大：叫她数数末頂多只能数到一百，再数上去就数勿来了。虽然她平日蛮小气，欢喜鈔票，不过对鈔票也只认

得顏色，認勿得數目字。只曉得紅的是一元，藍的是兩元。雖然這樣，但是她要同別人家吵起相罵來，却能够接連鬧三天三夜，喉嚨勿干，嘴皮勿癢。所以当副队长一看到刘快乐拉了三孀娘的两只羊过来，就不免有点感到难办。全有讲：“快乐哎！这两只羊是三孀娘屋里的呢！”“管它是三孀娘、二孀娘，就是太后娘娘的，偷麦吃一律要抓！”

刘快乐今年只有十七岁，讲起话来，两只眼睛一眨一眨，面孔笑咪咪，一股孩子气。虽然年紀輕，但是心里头却蛮有見識，做事体也交关热心。因为上月队里訂立了麦地管理制度，规定麦子成长期間，不准把羊放出来；假使啥人家放出羊来，吃了队里的麦，就要照价赔偿。自从制度通过以后，別人家都把羊关好，现在独有三孀娘第一个出来破坏。三孀娘的确厉害，所以大家送她个綽号叫“人人怕”。但是碰着这个刘快乐却偏偏不怕。因此当他一早到田里，看见两只羊在吃队里的麦，就勿管是哪一家的，上前一把牵到队里来。

全有看到刘快乐今朝竟然把三孀娘的羊牵到队里来，心想：这一来要熱鬧哉！还是赶快打发回去，免得多增加麻煩。正想叫快乐快些把羊送还给三孀娘，話还勿曾出口，只见快乐把羊拉到办公室門口的老榆树底下，拿羊绳在榆树上繞了两圈，扎扎实实地打上几个